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夜雨秋燈錄 東鄰墓

鳩江儒生解必昌，為解大紳耳孫。幼失怙恃，壯未婚娶，交鮮朋友，業拙營運。南山有祖遺瘠壤數畝，可勉供粥，就築茅舍數椽，唯略避風雨。昕夕下帷讀，志頗堅也。門之左，有古松一株，極夭矯，數百年矣。門之東，有古墓一坯，漸傾圮，墓中人，無姓氏，無子孫，佃恐礙出入，欲鋤之使平。生不忍，曰：「我正苦無東鄰，得此大好伴歌嘯，殘杯冷炙且祀之，忍去之乎？」呼工鑿短碣，曰：「東鄰墓。」左泐小篆，曰：「一個土饅頭，在吾門之首，下有長眠人，名姓失傳久。墓既為吾鄰，鬼即為吾友。寒食自年年，歌哭奠杯酒。吾子與吾孫，慎勿當蔽帚。」工竣，即樹墓門，且封植。人多誹之，而生則自若也。一夕，正把卷，燈搖搖若輕，自窗隙入。旋聞叩門聲。問：「伊誰？」有女子聲應之，曰：「東鄰也。」曰：「昏夜叩門，其紅拂文君一流歟？」曰：「然。」生欣然，拔鍵迎迓。翩然入，豔麗無雙，裝束亦富。問曰：「卿何人耶？」曰：「日在顧復，故冒幽冥之嫌，來報大德。郎非魯男子，妾真薛校書也。」曰：「卿其墓中人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為卿表墓泐碣，自問尚有微勞，緣何見逼？」曰：「妾非禍人者。藏骨於此，三□餘年矣。妾多姓，名絡霞，本娼家，才色冠邯鄲。年□七，欲嫁有情郎，為鴛母所阻，鬱鬱而死。生前骨肉星散，僅剩荒邱，時為野魅所擾，樵人牧豎，更肆摧殘。頃荷隆情，敢不呈身圖報！」言已，荏苒拜燈下，灑淚唏噓。生雖驚訝，然見其縞衣翠袖，嬌小溫柔，不覺其愛之深而畏之淺也。曰：「人鬼偶妻，得無促壽命乎？」曰：「非也。靜好相依，鬼偶何礙；淫欲過度，人妻亦亡。」生曰：「卿既神靈，何難繼麗娘再活？」曰：「是亦不難，然妍體不若麗魄，若定皮相訂好逑，誠鑿矣。」生喜極，攬入懷，覺體輕於葉，氣馥於蘭，遂登榻效于飛。雞唱始去。明夕復來。生偶以紅絲繫女髻，翌日果見絲飄塚首。女夕至，笑曰：「郎疑妾為狐媚耶？」生慰解之，亦不計較。

一日，正為生錄杜詩，佃幕至，生急以袖遮蓋。佃去，女笑曰：「郎所謂偷生鬼子，常畏人耶！郎見妾，他人不能見也。」既而驗之，果然。由是日夜居生室，儼伉儷矣。

瞬屆秋闈，生略攻苦，女阻撓之曰：「青衿一襲，猶祖宗餘蔭，若丹桂紅杏，實未坐郎命宮。」曰：「僕將以頭巾終乎？」曰：「郎若聽妾芻蕘，准於闈後獲一縣令。」生問何術能先知，曰：「郎莫問妾，郎曷自問，半世之偃蹇何故？」曰：「不知也。」曰：「世之表表稱英豪者，孰不和藹迎人，春風滿面。郎滿身皆傲骨，即僥倖，亦必遭妒嫉，覆身家，況蠅屈家園，有不動輒得咎者乎？妾善媚者也，一顰一笑，郎若師承之，而摹肖之，自有非常遇。」生矚矚曰：「媚本天姿，豈東家施所能效乎？」曰：「癡哉！郎也。枕席狎匿，親近極矣。彼舉師保者，先有畏心；學寵愛者，純秉天性，故知其易也。學而不成，由於愛妾之不深，妾去矣，實不願郎之偃蹇也。」生曰：「善。」從此步趨，漸能神化，一切笑言，無不解頤。女曰：「可矣。」試期迫，女為束裝。生曰：「如卿言，僕老不作繭，頃何勸駕之殷。」曰：「康了誠康了耳。白下為冠，蓋會萃之區，俾人人見郎，如再世人，或機緣即伏於是。」

生乃挈女同行，寓東郭古廢院之東室。其西廡，先有俠客金姓者，對門居。金鬚眉如戟，衣履極華，出無定蹤，居亦鮮偶，唯一騾一馬自隨，芻秣之勞亦自任。生心異之，私詢女，女曰：「此異人也。郎傾心與若定交，自有佳境。」翌即衣冠謁金，意氣甚豪，交漸莫逆。金偶夜歸，聞生室有婦人聲，窗隙潛窺，則生正與女對奕。明晨仍弮獨。生偶遲眠，聞金室正歌唱，潛窺之，則金方狎美人坐，珍錯滿前，雛奴夾侍；一堂燈火，舉室通明，天明仍烏有。潛問女，女笑曰：「凡所謂異人者，必有異術。措大眼孔中，真未曾有耳。」翌晤金，略詢昨宵事，金掀髯大笑，曰：「某之所樂，君亦有其樂，喋喋何為？雖然，當慎密，萬勿為外人道也！」由是交益深。

榜發出，果落孫山外，抑鬱無聊賴，對女唏噓。女曰：「郎勿戚戚，且市小肴饌，沽美酒，閉妾暗室，代烹調，延金啖，借以話別，或得將伯助。」生如言，折簡招金。甫坐，果見肴核尊壘，均一一從壁間出，氣蒸騰而味鮮清。異而問之，生笑曰：「落魄人，技只此耳。」已而以黜落興歎。金問曰：「君既多才，又抱異術，何必拘拘矮屋，因此七尺軀？」生慘然曰：「是不過小遊戲，若納粟，需多金，則未可咄嗟辦。」金醉，又見其惜別可憐，慨然與之訂車笠盟。金復私語生曰：「僕更有術，為君謀財。但得志後，幸長勿相忘！」生以天日誓，且歷歷以絡霞事告，金始恍然。

夜深矣，金置大銅盆於几，儲以水，中燃小燈一檠，閉戶，更短衫，佩利刃，負空囊，環屋而走，愈走身愈小，長幾寸許；躍登几，跳入盆水，不見，而燈火熒熒矣。炊許，忽盆中有聲，燈光大明，有小人自水中躍出，颯然墮地，須臾復故貌，仍金也。背上橐，傾出白錢累累焉，得六七千金，曰：「是尚不足為進身階乎？」生大喜，即援例，得真州令尹。迎金於署，視若同胞，僕從隸役，罔不知為令之真手足也。

生自得金始為官，自得女始善為官，柔順解事，喜動上游。有張參軍者，欲以妹子珠娘偶生，生不敢諾。張厚金，挽金先容，且允豐奩。金醉，遽應允。歸以告生，稍拂，即拍案詈曰：「薄蕩兒！倒插紗帽翅，即忘卻接引佛耶？」生急引謝，始已。夕商於女，女怒曰：「郎固非金不得官，然非妾亦不克友金，違得官耶？金固功臣，妾亦為功之首也。紈扇棄捐，郎何急急！郎心動，妾心死矣！雖然，妾必有以報金。東鄰一坯土，尚在人間耳！妾請從此辭。」言已嗟歎不輟，握手悲啼。生挽之，請須臾，而女已掀屏出戶，悠悠無蹤，覺佩聲猶在耳也。

數月，生娶珠娘，入門視之，貌果豔而性驕。幸生有心傳，事事得夫人憐恕。時京口賽會，魚龍曼衍，遊人如雲，為江左第一勝事。隔江伊邇，金欣然欲往，生不敢慢，急賃巨舫，錦旗燈傘，書真州令尹銜，更以幹僕良庖伺應。時江天如畫，水波粼粼，金欲洩便，抵岸尚遲，腹膨亨不可忍，乃踣踞舵牙上私焉，而船行如故。

時大江南北諸富紳，常被盜，各捕受敵撲，眷屬因困固，頗為苦。白下老捕飛鴉兒，素有名，亦緝術窮。是日午睡，夢美女子姍姍來告曰：「揚子江心有巨賊，腳點舵牙正如爾。君速捕之，毋使逸。惡貫盈，將斃命。賊何人？金其姓。」捕驚醒，即挈伴當，懷利器，駕輕舫，破浪南下。適遇金，見其兩足尖搭舵後，屹如山峙。詳加物色，宛與夢符。尾之，見其一躍即入艙，便捷極矣。顧旗上字，又似官舫，心志恣，姑喚之，辨真贗，大聲曰：「金老公好身手耶！累吾輩死杖下者屢矣！」金回首色變，即揮弟子蠅集，將飛黑索；僕皆呵叱曰：「此真州令伯氏也！」金急止之，顧眾厲聲曰：「爾輩求吾，為銷官限，得賞金耳！就此縛老金，恐未能；即能，亦只得官金，恐不得吾之多金。」捕曰：「如君言若何？」曰：「且轉帆，見真州令，自有說。」捕許可。

生聞變大驚，幾暈絕。會金至，款眾捕於廳事，然後偕生密室商之。曰：「兄罪惡不可擢髮數，事發宜也。然吾去，恐為弟累，故賄若輩來，與兄一計較。」生泣曰：「弟所以有今日者，兄也。兄死，弟未敢獨生。」曰：「是已知吾弟之心矣！然駢死固無益，且為天下笑。曷詭云蹤吾，懼其本領大，動輒逝，始假托結納，以軟禁之，且送觀賽會以暗解之，適與捕遇，故輾轉就縛。如是則弟免株連，且得助績，策之上也。」生意良不忍。曰：「男兒臨事貴勇斷，否則兄逸，弟又奈何？」生無已，商於捕，與重賄，俾如其說，而後涕泣以赭衣送登程。至秋曹，不假拷掠，一一具服，且曰：「賺我者，真州解令尹也！半生橫行江湖間，一朝祿盡，為怯書生所算，奇哉！」上游本重生，至是益賞其能。決金市曹日，飛鴉兒為賞金巨，置酒肉送就死。金且啖且飲，問曰：「僕遲早有今日，不怨公也。但生平無半面緣，何一瞥即驀知為金？祈告我，死無憾。」捕乃告以夢中語。金愕然唾曰：「淫娃朽魄，敢於櫻金老公，死耳死耳，復何言！」

生時在真州署，正惶惑，忽見金縷帽短衣，含笑掀簾入，笑曰：「吾弟安否？」生驚起，曰：「兄固無恙乎？」曰：「無恙。」旋呼進酒，取大爵門飲者三，告生曰：「我遊戲人間，不過破貪囊，取污財耳。頃亦蟬蛻羽化，如郭璞、謝靈運諸公，非真遭戮也。而告吾弟當日牀頭人敢於饒舌，誠不能恕。」言已，聞署外喧嚷聲不已，金起，揖生曰：「兄將遐適矣，祈念手足情，收吾

骨，免拋棄，感且不朽。兄留馬一騾一，祈善視之，勿過加鞭笞。」言畢，匆匆遽杳。生趨出，則秋曹材官正送金之首級來。開櫝視，面目猶是，然已子韋骷髏，血模糊矣。遂賄易其首，聯屍厚葬之。

年餘，生以才幹保升浙之觀察使，頗著政績，珠娘亦有內助功。忽有故人自鳩江來，骯髒軟紅，意在乞助。茶次，生問：「敝廬在南山之南，斗大一椽，想為秋風所破？」曰：「明公釣遊之區，桑梓猶知敬禮。唯東鄰墓，突於某日風雨疾雷，震裂成潭，碑亦斷碎，白骨零星，拋灑墮囿，唯古松尚存，誠不可解耳。」生詳詢其日，即金棄市日也。由是竟驚悸成疾，牀第纏綿，意在予告，上游不許，薦醫來珍視，曰：「腦風也，服馬腦即愈。」左右遂殺金馬。數日，又委頓，醫曰：「此肝氣也，服騾肝即愈。」左右殺金騾進。由是精力強健，日勞案牘不為疲。生有玉枕金瓶，最寶重，千金值，歸向珠娘，索以酬醫，問何藥得痊之速。珠娘以實告，生慟且哭，珠慰曰：「後廋不少驛騾，何惋惜之甚？」曰：「非重物也，為負故人托耳！」急延高僧法道，尋水陸，誦金經，超拔絡霞與金，並騾馬之靈。所撰祭文中有句云：「感恩報德，乃在紅粉骷髏；捨己從人，何愧綠林豪傑。底事雷誅不免，法網難逃，數也天乎？搔首莫問，至若連錢珍重，蹄鐵銷磨，可憐供我加餐，肝腦塗地。想去從君射獵，飛走摩雲，斯固生為人英，而死為鬼杰者也。噫！問寂寂黃泉，可再唱曉風殘月？歎茫茫白骨，居然成一妹三郎！」

懷儂氏曰：妓與盜，冤冤相報，可謂酷矣；而於解君，則報之殷殷，唯恐後焉者，何哉？無他，為其能有情耳。觀其表墓泐碣，灑淚致祭，始終不外乎情。噫！人而有情者，佛心也；塊然而無情，且悍然而惡人之多情者，吾不知其何心也。